

漢語方言地域滲透的兩種途徑

姜英子*

〈目 次〉

- 一. 引言
- 二. 移民對方言的地域滲透
- 三. 官話或強勢方言對其他方言的滲透
- 四. 結語

一. 引 言

語言表達人的思想和觀念。方言是語言在不同地域的實際存在形式，不同的方言除了具有不同語言特點以外，還有不同的地方文化和歷史背景。不同方言區的人免不了相互交往，方言與方言之間當然也會有互相影響，特別是兩種以上的方言分布地域毗連時，更免不了互相滲透。自古至今，漢語方言不斷發展，也不斷地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融合，以至形成了如今漢語方言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複雜面貌。一種方言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吸取了外來有益的成分，就會帶來了方言的變異。引起方言變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例如，社會的動蕩迫使人口流動，以至方言的傳播；地理上的因素造成方言的分化或合流；官話憑借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優勢條件影響其他方言，等等。

下面從兩方面對漢語方言地域滲透的情況進行探討。

* 中國 山東大學 文學院 博士生

二、移民對方言的地域滲透

中國歷史上的移民給漢語方言的形成和發展帶來重要的影響。歷史上的移民主要是逃離戰亂之地，或躲避災荒之地。西晉以前，大致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方言的界限。黃河中下游地區有其內部比較一致的北方方言，如，宋陳、鄭等等。秦嶺淮河以下的南方有吳、楚、蜀、越等方言。這些南方各具特色的方言受到北方移民方言的滲透，引起部分或根本上的變化。移民方言所具備的經濟、政治、文化的條件比土著優越，人數也超過土著，隨着定居的時間，移民方言就漸漸取代土著方言。

西晉永嘉喪亂之際，北方方言大規模越過秦嶺淮河一線而南下，集中分布在淮水以南至浙江寧紹平原、洞庭湖以北地區及秦嶺以南至四川成都之間，而以今江蘇、安徽二省境內最為集中，其中又以建康(今南京)附近最為密集¹⁾。由于移民的人口超越了土著，并上百家大族的移民造成建康吳語地區成為政治中心。雖然南方士族說官話，而平民百姓說的是吳語，因此當時的通例是“士族說北方話，庶人說吳語²⁾”。但南朝作官的是北方人，加上移民經濟、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優勢，北方話逐漸取代了吳語，并奠定了江淮官話的最初基礎。

唐代安史之亂引起北方移民四處避難，而主要的遷移方向是秦嶺以南的南方地區，如南陽(今河南鄧州市)、襄陽、江陵、武昌之間的湖北腹地，湖南的西北角，蘇、皖二省，以及江西³⁾等地區，隨之北方方言與楚語發生沖擊，而北方方言在優勢的條件下，逐漸鞏固湖南湖北和長江中游地區的地位，從而建立了西南官話的基礎。另外，唐安史之亂引起北方移民遷入湖北湖南、江西的北部和中部時，由于戰爭規模之擴大，靠近中原邊緣的襄·鄧州等地的人民，也遷入“江、湘⁴⁾”地區。因此，北片湘語受到大量移民官話的沖

1) 葛劍雄著《中國移民史·導論》，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一卷，116頁。

2) 周振鶴·游汝杰著《中國文化史叢書·方言與中國文化》17-18頁。

3) 吳松弟著《中國移民史·隋唐五代時期》，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三卷，234-241頁。

4) 同注 3) 238頁。

擊，逐漸靠攏官話。宋時受過北方河南、山西移民帶來的官話的衝擊，形成湘北沅、澧下游的西南官話區⁵⁾。元明之際，受到來自江西中部贛方言移民的滲透，以至今新湘語以東縣的几處方言具有贛語的特征。新湘語形成于明清時期，湖南境內原來的湘語受到北方移民方言的影響，如今新湘語與西南官話通話沒有問題，與老湘語溝通却很困難，這種變化跟歷代移民的數量和路線有着密切的關係。

唐及五代時期，北方因安史之亂、黃巢起義等多種社會原因，中原一帶的北方移民進入了贛南、閩西地區。由于地理上的因素長期與北方方言隔絕，當地形成了與北方方言不同的客方言雛形。南宋時，由于隆佑太后逃至贛南及北方移民的緣故，江西成爲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及至南宋末年，不少中原難民、軍民、士族南遷江西，如“張氏先祖張齊賢爲北宋太宗時進士，眞宗時爲宰相，居洛陽。宋景定元年(1260年)，后裔張文林避兵亂遷南豐，稱賢栖⁶⁾”，而贛南地區，一方面變成了抗元鬥爭的主戰場，因而人民不能安居樂業，大量人口流失，一方面贛南作爲大量北方移民的居住地，因此，在北方移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優勢條件下，新方言客家話逐漸形成。明清時，由于贛南一帶維持了將近四十年的反清鬥爭和閩西粵東一帶的人口密度過大，閩西、粵東的客家先祖大批返入贛南，繼而與其他客家方言相融合，使得這一帶便成爲客家話的中心區。也有些客家先民遷移至贛中和贛西北山區，在勢力衆多移民人口的條件下，這一帶也形成了客家方言區。如今客家話攙在贛方言區內，因此免不了互相滲透，隨之在語音上具有共同特点，如：古全濁聲母今塞音塞擦音不論平仄都讀送氣清音；精組洪音的聲母與庄組知組二等聲母相混，多數讀[ts ts' s]，部分讀[t' s]；古見系細音讀[k k' h]，等等，也共同具有閩方言的特征，如有些輕唇聲母的字讀重唇音，客家話沒有撮口韻母，贛方言也有些地方沒有撮口韻母等，這跟江西贛南地區與閩西地區在地理上相鄰及客家先民的移民路線也有關係。

宋金之際，北方移民爲了逃難涌入南方。南朝定都于臨安(今杭州)時，北方移民也集中在杭州城里，并因政治、經濟上的優勢，使杭州原吳語發生變化，

5) 同注 1) 118頁。

6) 劉綸鑫主編《客贛方言比較研究》5頁。

但杭州被四周純粹的吳語所包圍，并在人口數量上不比周圍的吳語占優勢，使得杭州話在語音結構上保持吳語的語音特点，如保留全濁聲母、塞音和塞擦音的三級分法、保留入聲喉塞尾(?)、只有一套鼻韻尾(n)等等，但缺少吳語中普遍的文白兩讀、整個代詞系統換成官話型，以及在詞匯上相當部分與官話一致，與周圍的吳語完全不同，所以稱為“半官話”的混雜語性質。

自明代后期起，福建和廣東兩地的移民逐漸遷入台灣本島。一个是操閩南話，一个是操客家話，兩個不同的語系，相互之間的溝通就存在許多障礙，加上台灣土著九個少數民族的語言，形成多種族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在曆史上以大規模械鬥的形式表現出來，簡稱為“分類械鬥⁷⁾”。閩南話在先進入台灣和人口眾多的優勢條件下，台灣逐漸成了閩南方言區。及至近代北方移民的遷入，北方話在政治上的優勢通過推行“國語”而逐漸在台灣通行，但台灣官話所沿襲的是現代漢語初期階段“五四”到四十年代末的形式，并且受到周圍眾多閩南方言的影響，其語音結構雖是官話型的，但語法和詞匯上帶着閩南方言的特点。如北方官話已經變為白話形式和雙音節的詞，台灣官話仍保留古音和單音節詞。在動賓結構中，“有”的成分加在動詞前面表示肯定和過去式。單獨使用時表示“所有”，“具有”外，也表示事實已經發生或正在進行，這是台灣閩南話的特点。由于閩南話在人口眾多的優勢條件下，如今形成閩南話與“國語”雙語通用的現象。而客家話則不僅在台灣，也在香港粵語區、蘇南吳語區等地，都以大散小聚居的形式存在，也都是晚期遷入的緣故，一方面為了生存與現實需要不得不學習閩南話或粵語、吳語，一方面為了保留種族的文化和語言，自己家庭和社區里使用自己的方言，形成小範圍的雙語地區。又如，由于浙東平原人經過浦城(今福建浦城縣)進入閩北，因此，毗鄰的浙江南部吳語區有几个地方是雙方言區。如平陽水頭話和蒲門話地區對外能說閩南話，金鄉人也對外能說閩南話、蠻話、溫州話等等。

自清初至新中國成立以前，山東省膠東半島的移民，由于地理上的優勢、躲避災荒、清政府開放東北的封禁區等等原因，山東人陸陸續續向東北移民。首先

7) 曹樹基著《中國移民史·清 民國時期》，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六卷 350頁。

遷移到遼東半島，把膠東話帶到了大連至丹東沿海一帶，之后，移民一直遷移到遼寧、遼東半島以北、吉林通化和長白山區⁸⁾。從此，這一帶就成為帶膠東方言性質的東北膠遼官話區，如膠遼官話分區特征的古清聲母入聲字今讀上聲的標準，這些地方也是讀上聲的居多；詞語的說法也多與膠東方言相一致。東北官話以陰平的調值比北京低為重要特征，區別于北京官話，這也是區別于膠遼官話的標準，如山東移民人口較多的吉林通化地區，有些地方的陰平調值與烟台等地相一致，屬於膠遼官話的範圍，但有些地方是與長春等地一致，屬於東北官話的範圍，顯示出這個地區方言過渡地帶的特性。

三. 官話或強勢方言對其他方言的滲透

自古中國官方的語言具有權威性，官話方言較之其他方言也是處於優勢地位。如今，現代漢語以北京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現代白話文學語言為規範的語法結構，極力推行普通話，普及到各个方言的角落。方言則具有其內部自身發展的語音規律和系統性，也有內部上的差異，如新派與老派、文讀與白讀、新字與舊音，等等，其歷史積累下來的系統比較牢固，不是輕易能夠打破或替代的。

官話透過種種管道滲透到各个地區的方言，因而其他方言逐漸靠攏官話（既指漢民族共同語，又指官話方言）。

山東西區平邑、泗水等地方言，古知庄章三組合口聲母的方音是與普通話〔tʂ tʂ' ʂ〕差別較大的〔pf pʰ f〕，與之毗鄰的有些方言則只有擦音讀〔f〕聲母，如平邑東南面的鄰縣費縣城內的老派只讀擦音〔f〕，以費縣城關西部地區的人，老派說〔pf pʰ f〕，新派說〔f f' f〕。〔pf pʰ f〕的發展趨勢逐漸靠攏普通話的現象是顯而易見的，這種現象正是官話長期影響的結果。例如：

8) 羅福騰〈膠遼官話研究〉，22頁。

	新泰	泗水	平邑	棗庄	滕縣	費縣	荷澤	單縣	汶上
主	pf	pf	pf	pf	pf	tʃ	tʂ	ts	ts
出	pf'	pf'	pf'	pf'	pf'	tʃ'	tʂ'	ts'	ts'
書	f	f	f	f	f	f	f	f	f

此外，在北京讀[ei](賊北)、[o](迫墨)、[v](得德)、[ai](麥白)等韻母的部分字，在山東濟南、淄博、臨沂日照等許多地方讀[ei] 韻母，這是來自中古德、陌、麥三個韻的字，在山東的讀音比較整齊。由於長期受到普通話的影響，山東德、陌、麥來源的[ei]韻母的有些字又有新派的讀書音。例如(前者文讀，后者白讀，下文同)：

	賊	伯	格	摘
北京	tsei	po	kv	tʂai
濟南	tsei	pɛ/pei	kə/kei	tʂei
博山	tsei	pei	kə/kei	tʂei
費縣	tsei	pə pɛ/pei	kə/kei	tʃɛ/tʃei
日照	teei	pei	kə/kei	tʂei

從古全濁聲母在現代方言里的“濁音清化”演變情況說，“可以看出濁音清化實際上是一個由北向南逐漸推進的過程。這個推進過程着重表現在北方地區的官話對於南部諸方言的影響⁹⁾”。今湖南湘語區南、北、西三面被西南官話包圍，湘語東部靠近客贛方言。以濁聲母的有無為標準，把東北部長沙話稱為新湘語，把南部雙峰話稱為老湘語，新湘語長期受到官話的滲透，古全濁聲母不論平仄都讀不送氣清音，老湘語則不同程度地漸趨清化，而入聲則完全清化，例如：

	爬平麻并	病去映并	桃平豪定	達入曷定	狂平陽群	共去用群
長沙	pa	pin	tau	ta	kuan	kən
雙峰	bo	bin/blǝ	də	ta	gɔŋ	gan

9) 許寶華《中古全濁聲母在現代方言里的演變》(《漢語方言論集》，227頁。)

從湘語里的文白異讀現象中可看出，長沙話幾乎沒有文白異讀，它的讀音已經靠攏官話，而雙峰話則文讀音接近官話，這顯然也是受到官話的影響，例如：

	釘	冷	壁	卸	望	家
長沙	tin	lan	pi	ɕie	uan	tɕia/ka
雙峰	tien/tioŋ	lien/lioŋ	pi/pio	ɕie/ɕio	oŋ/man	tɕia/ko

新湘語的詞匯受到官話的影響較大，大致上與官話一樣，而與老湘語有區別，例如：“蚊子”，長沙話說“蚊子”，雙峰話則兼指“蚊蠅”；“伯伯”，長沙話只指“伯伯”，雙峰話則兼指伯父和伯母，伯父叫“男伯伯”，伯母叫“女伯伯”。

江蘇吳語區北邊靠近江淮官話，浙江吳語區南部，互為相鄰方言的有浙南閩南話、閩東蠻話、畬族客家話等。官話對北部吳語的沖擊與南部吳語在內部上的差異，形成南北吳語的不同。北部吳語受到官話的影響，古見系二等字，普遍存在文白兩讀的現象，與南部的情况不同，例如：

	蘇州	上海	杭州	溫州
家	tɕia/ka	tɕia/ka	tɕia	ko
街	tɕia/ka	tɕia/ka	tɕie	ka
交	tɕiæ/kæ	tɕio/ko	tɕio	ko
教	tɕiæ/kæ	tɕio/ko	tɕio	ko

杭州話受官話的影響最大，古見系二等字，杭州話只讀 [tɕ] 組聲母。

古知組、章組三等字，北部吳語受到官話的影響，讀舌尖洪音，溫州等南部地區多數讀舌面細音，例如：

	蘇州	上海	杭州	溫州
張	tsā	tsā	tsaŋ	tɕi
周	tɕy	tɕy	tɕei	tɕieu
招	tɕæ	tɕo	tɕo	tɕie
川	tɕ'ø	tɕ'ø	tɕ'uø	tɕ'y

古疑母字，溫州等南部吳語今讀鼻音，開口呼讀〔ŋ-〕聲母，撮口呼讀〔〕聲母，但北部吳語受到官話的影響，讀音接近官話，例如：

	蘇州	上海	杭州	溫州
魚	fy/hŋ	fɿ	fy	ŋø
月	fyəʔ/ŋəʔ	fioʔ/fyɿʔ	fyrʔ	y

北部吳語的詞匯受官話的影響較多，與南部吳語有區別，例如：“筷子”，蘇州、上海、杭州說“筷”或“筷子”，溫州等南部地區多說“箸”；“雞蛋”，蘇州、上海、杭州說“雞蛋”或“蛋”，溫州等南部地區說“鷄卵”、“卵”、“鷄子”；“白糖”，蘇州、上海、杭州說“白糖”，溫州等南部地區說“糖霜”。官話對吳語的影響最大的地方，還是杭州話，例如，杭州話里的第三人稱代詞“他”、結構助詞“的”、否定副詞“不”的系統是官話型的。北部吳語一般沒有“兒”作后綴構詞，而杭州話受官話的影響，存在大量的“兒”尾詞，“兒”自成一個音節。如“帽兒 mɔ əɾ”、“棗兒 tso əɾ”、“冰吊兒 pɿn tiɔ əɾ”等，語音、語法、詞匯方面的系統多與官話一致。

在南部吳方言中，溫州話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占優勢，使得與其毗鄰的幾種方言，不同程度地受到溫州方言的影響。例如，浙南閩南話、閩東蠻話的形容詞程度表示¹⁰。原是採用“A(邊)死 A(邊)死死、A(邊)死死死”的補語式，“AA、AAA、”的重疊式，以及“A(邊)燕燕、A(邊)燕燕燕”等的后綴重疊式。由于受溫州話的影響，逐漸改用“A顯、A顯A、A顯AA顯A”的方式，這是溫州話里廣泛運用的形容詞程度表示形式。畚族客家話則“A猛、A猛A”來表示，雖然沒有吸收“顯”，但這無疑也是受溫州話的影響。另外，無論是優勢方言或劣勢方言，它的影響是雙向的。吳語雖屬於優勢方言，但由于地理上的條件也難以避免受到毗鄰方言的影響。如，閩語把“人”說作“儂”，吳語區南部音同“儂”或“能”，跟閩語類似，而北部吳語則音同“銀”，與南部不同；閩語知組字白讀同端組，南部吳語處衢片“猪竹桌”等也讀[t]母，“虫長

10) 溫端政《從浙南閩南話形容詞程度表示方式的演變看優勢方言對劣等方言的影響》(《語言文字學》，1994年，第4期，130-136頁。)

腸”等讀(d)濁聲母，這種現象向北一直分布到龍衢小片的開化和婺州片的武義；閩語遠指多說作“許”，吳語甌江片也多說“許”；閩語[k k']等聲母逢細音不顎化，吳語處衢片許多地方也是如此，還有一部分全濁聲母讀清音的現象，慶元、浦城更是全部變清¹¹⁾，等等。這些現象也反映出毗鄰方言的相互滲透的復雜關係。

四. 結語

官話處於優勢的形勢下，不僅牽引着周圍方言的發展方向，也影響着其他地區的方言。歷史上方言間的沖擊滲透，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形成現代漢語方言的分區。已經習慣使用家鄉話的人，一旦受到某種方言沖擊時，難以避免受到影響。優勢方言的傳播，處於劣勢地位的方言自然而然地吸收，使原來的方言摻雜優勢方言的特点，或者使用雙方言，甚至改用優勢方言。劣勢方言在優勢方言的包圍下，有些方言區原來的方言逐漸走上消亡的道路。例如在香港，由于原港英政府採用粵語為香港的通用語等原因，致使客方言受到極大的沖擊而瀕臨消亡。年輕人客家話水平相當低落，不管住在城市或傳統村庄的第三代，以 0-2 為三等級時，會講客家話的程度都在一分以下¹²⁾。尤其在經濟繁榮的城市里生活的客家人，打從第一代開始，為了生存發展和現實需要就說粵語，隨之客家話也不作為家庭語言，更不指望下一代說客家話，因此，像新界的年輕一代則几乎不會說客家話，這正是反映人們對客家話價值的消極態度。但漢語方言無論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融合，只要有不同的地域分布，就有方言的存在。現代漢語方言所顯示的各種語言現象，都是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才形成的，同樣，也不能阻止方言的繼續發展，不管是混雜語或雙語，所反映的都是漢語方言歷史發展的層次。

11) 李榮、熊正輝主編《吳語》（《中國語言地圖集》，1987年）

12) 周柏勝、劉鐵發《香港客家話向粵語轉化的因素和趨勢》（《方言》1998年，第3期 226-227頁。）

【參考文獻】

- 錢曾怡, 高文達, 張志靜,《山東方言的分區》(《方言》1985年 第4期)
- 錢曾怡《對編寫山東省方言志的認識和初步設想》(《文史哲》1983年 第2期)
- 羅福騰《膠遼官話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 1998年)
- 孟子敏《<pf pf' f v>在山東省境內的分布》(漢語方言學會第十次學術年會, 1999年)
- 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吳松弟《中國移民史·遼宋金元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曹樹基《中國移民史·清 民國時期》(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周祖謨校箋《方言校箋》(中華書局出版, 1993年)
- 周振鶴, 游汝杰《中國文化史叢書·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顏逸明《吳語概說》(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4年)
- 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
- 劉綸鑫主編《客贛方言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年)
- 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年)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編《漢語方音字匯》(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9年)
- 周柏勝, 劉鎮發《香港客家話向粵語轉移的因素和趨勢》(《方言》1998年, 第3期)
- 溫端政《從浙南閩南話形容詞程度表示方式的演變看優勢方言對劣勢方言的影響》(《語言文字學》, 1994年 第4期)
- 《中國語言地圖集》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香港 1987。

【국문요약】

말이라는 것은 사람의 생각과 관념을 나타낸다. 방언은 지방에서 실용적으로 쓰여지고 있는 언어이다, 서로 다른 방언은 나름대로 언어상의 특징을 갖추고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각자의 지역문화와 역사를 내포하고 있다. 사람들의 왕래로 인해 언어상의 교류는 서로에게도 영향을 미친다, 특히, 서로 다른 방언을 쓰고 있는 지역들이 근접해 있을 때는 더욱 이렇하다. 옛날부터, 중국

의 방언은 끊임없이 발전해 왔고, 계속되는 침투와 융합으로 인해 오늘날의 중국 방언은 서로 같으면서도 틀리고, 틀리면서도 같은 복잡한 형태를 이루게 되었다. 일종의 방언이 발전하는 과정에서 외부로부터 유입한 성분을 흡수하게 되므로 본 방언의 순수성을 잃게 된다. 방언의 변질을 일으키는 원인은 여러 가지 인데, 예를 들면, 사회적인 혼란으로 인해 인구가 이동함에 따라서 방언도 다른 지역으로 전파되고, 지리적인 여건은 방언의 分化와 合流를 형성하게 한다. 官話는 정치와 경제, 문화적인 우세한 조건으로 다른 방언에 영향을 미친다. 이에 본 문장은 중국 방언의 지역 침투의 경향을 두 가지 경로를 통해 살펴보았다.

[關鍵詞：漢語方言，浸透，途徑，移民，地域]